李詩選註

温州樂清蕩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刋

登錦城散花樓

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窻夾綉戶珠箔懸銀鉤飛梯綠雲中極目散我憂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

賦也錦城即成都城也一名錦官城以山川明麗錯雜如錦故名散花樓在摩訶池上蜀王秀所建成都記玉堂間話麥積山北跨清渭南漸兩廣五百里岡巒麥積處其半崛起一石塊極高百萬尋望之團圓如民間積麥之狀平鋒間鐫石成佛萬龕千室盖自平地積薪至于嵓巔從上鐫鑿工畢旋旋

析薪而下其上有散花樓七佛閣金角銀蹄犢兒其絕項有菩薩堂廣若今之大殿雕梁畫栱繡楝雲楣並就石而成其上更有一龕謂之天堂空中倚一梯攀援而上李白所謂金窗繡戶珠箔飛梯皆是實事向三峽者樓在上而俯乎峽也繞雙流者内外二江周乎樓也九天言其高也李冰開兩江見前○李白在蜀登錦城散花樓而作言日照錦城之上而曉光映于散花之樓樓之美麗金窗夾乎繡戶珠箔懸乎銀鉤空中飛梯而上天堂者則在綠雲之内我則攀援而登極目遠眺以散客憂但見暮雨向乎三峽春江繞乎雙流襄王之舊迹荒矣而李冰之遺澤尚存也夫蜀山之高於天下參積一山尤其高者散花之樓又居其顛今者登樓一望真如遊於九天之上邈出塵表而俯視乎下方也

登峨眉山

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可息青冥倚天開彩錯疑畫出冷然紫霞想果得錦囊術

賦也大峨山在嘉州唐析嘉州置眉州兩山相對如峨眉故曰峨眉山其山周圍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大峨之巔一名勝峯山邈絕也匹對也言其勝於諸峯故無與對也絕怪言其境之勝絕而奇怪也息止也言登覽之不可止也錦囊術西王母出紫錦囊隱地八術經授茅君紫霞想見前○李白在蜀而登峨眉之山言蜀地雖有名山惟峩眉之山迥然超絕無與為匹者我今周流登覽果見其勝絕而奇怪者則將遊玩之不暇矣安可止哉青冥之色倚天而開雜彩之文有如畫出使我冷然而動紫霞之想將

欲棲真於此以從仙游果得錦囊之秘訣以相授受也
雲間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平生有微尚歡笑自此畢烟谷如在
頹塵累忽相失倘逢騎羊子携手弄白日
微小尚志也微小之志尚自謙之詞也李白自謂從仙之志
也歡笑喜也畢盡也平生之志於此盡也騎羊子仙人也吳
脩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來迎○言我
登乎峨眉之山果得錦囊之術則吹簫於雲中鼓瑟於石上
平生之志自喜於此而得遂矣烟谷在吾面前塵事絕無相
關或遇騎羊之仙人則當與之携手同飛昇也

登單父陶少府半月臺

陶公有逸興不與常人俱築臺像半月廻向城南隅置酒望白
雲商飈起寒梧秋山入遠海桑柘羅平蕪水色綠且明令人思

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

賦也陶公謂少府也商飈秋風也踟躕行不進貌言少留也

○按此詩平易簡淡而趣味悠長辟之蘭蕙不必穠馥而清香自可愛矣

天台暁望

天台隣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棲滄島月

賦也天台四明浙東名山相隣而實相連也靈運山居賦序云天台四明相接連華頂峯在天台臨海記云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華頂乃第八重其高一萬丈絶頂東南望滄海俗號望海尖百越古越國有百邑故云百越門樓寺之門樓也即天姥寺標舉也餘見前○李白天台暁望言天台之山隣乎四明二山相隣皆越山也而天台之華頂尤為峻拔

而高出百越其寺門則標乎赤城之霞樓則枕乎滄海之月
玆華頂之山何其高也〇按駱賓王詩云鷲嶺鬱岧嶢龍宮
鎖寂寥樓觀滄海月門揖浙江潮李白云門標赤城霞樓棲
滄海月全用其意也白不以爲嫌者大之能納乎小也
憑高登遠覽直下見溟渤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鰲沒風濤爭洶
湧神怪何翕忽
登成也直下下視也翕聚也忽滅也倏然聚散而出沒也言
神怪之像如此〇此言華頂之高我陟其巔以成遠覽溟渤
雖大俯視可見雲之垂者大鵬翻也其翼乃若垂天之雲波
之動者巨鰲沒其鬐鬣能鼓三山之浪風濤洶湧而神怪之
變現者何倏忽而聚散乎憑高所見其異如此是爲天下之
奇觀也

覩奇迹無倪好道心不歇攀條摘朱實服藥鍊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闕

覩奇即上文憑高所見者也倪端倪也靈運詩云溟漲無端倪蓬闕蓬萊之闕也○言憑高遠覧下見溟渤大鵬翻而巨鼇沒風濤作而神怪興是天下之奇觀也奇觀之迹本無涯際而好道之心猶未已也仍欲摘仙家之果服仙人之藥羽化飛昇而長遊於蓬闕之中也

杜陵絶句

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間秋水明落日流光滅遠山

賦也陵者帝王之墓也其高起如山陵故曰陵漢有七陵杜陵宣帝之陵也與文帝霸陵俱在南高帝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俱在北元帝以前並以丞相及

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強兼并之家徙於諸陵以奉山園元帝始詔弗復置縣邑故元帝以前有七陵也○李白杜陵絕句言南登杜陵之上北望五陵之間但見秋水明乎落日而流光減於遠山日落水明凄然景色而漢之園陵已荒索矣向之巍巍而崇高富貴者今安在哉○按此見帝王陵寢嘆息而已若夫事功之崇卑德澤之遠近有不可泯者雖死而猶存也

登太白峯

西上太白峯夕陽窮登扳太白與我語為我開天關願乘泠風去直出浮雲間舉手可近月前行若無山一別武功去何時復見還

賦也太白峯唐志鳳翔府郿縣有太白山其山至高[illegible]

功太白去天三百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西因號太白山上太白峯也下太白星也天關者山之極高與天而相近者也冷風清風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而善也○李太白登太白峯而作言西上太白之峯於夕陽之時而盡登扳之力太白之星乃此山之精也却與我語為我而開乎天関指我為物表之遊我欲御泠然之風直出於浮雲之間而入乎天關也舉手近月去天不遠向前若無山者非無山也雖有而不如此山之高耳武功與太白而相連皆西土之名山也今者一別武功而去又何時而還復得登此太白乎

登新平樓

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天長落日遠水淨寒波流秦雲起嶺樹胡鴈飛沙洲蒼蒼幾萬里目極令人愁

賦也去國者李白還山之時也新平樓未詳所在疑亦湖湘之地○言去國而登此樓逐客懷歸遇暮秋而多傷悲也但見天長而落日遠水淨而寒波流遥望秦地之雲起於嶺上之樹胡鴈来賔而飛於沙洲之間極目蒼蒼不知其幾萬里也長安故園在何處乎而令人多愁思矣

謁老君廟

先君懷聖德靈廟肅神心草合人蹤斷塵濃鳥跡深流沙丹竈滅関路紫烟沉獨傷千載後空餘松栢林

賦也先君謂明皇也明皇推老君為唐祖加號玄元皇帝立廟為玄都觀世傳老子騎青牛出関関令尹望見紫氣知老子之至遂與俱之流沙餘見前○此李白謁老君廟也言我先君明皇懷仰老君之聖德為之立廟於玄都而神靈肅乎

人心儼然若玄元之降監也作廟之儀有如閟宮寧祧寧節皆有其官而奠祭瞻拜者無虛日也今来事異勢殊庭階荒穢草合而人跡稀塵濃而鳥跡深矣無復昔日香火之盛也不惟古廟之凄凉而流沙之丹竈亦已滅矣函谷之紫氣亦已沉矣千載之後空留廟中之松柏而已矣而所謂谷神不死者又安在乎○按杜子謁玄元皇帝廟詩敘事詳贍而法律精嚴李白謁廟之詩詞語清暢而意多感慨盖杜子道時王之制而李白寓褒貶之辭杜子婉言李白正言之也杜子不言其非而非自見設使二公互見所作必各相嘆服李當讓杜之論杜當愛李之清暢也大抵議事之詩李不如杜於此可見其一端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寶塔凌蒼蒼登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雲長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畫梁水搖金剎影日動火珠光鳥拂瓔籠度霞連綉栱張目隨征路斷心逐去帆揚露浩梧楸白霜摧橘柚黃玉毫如可見於此照迷方

賦也蒼蒼天之色也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故後人謂天為蒼蒼元氣即天之氣也空界者佛家謂天地之間為空界剎級也塔之階也火珠一名火齊出南國大者如鷄子日中以艾藉之輒出火籠或簷玉毫佛之像也鮑照佛影頌曰色丹貌慣留相瓔石金光絕見玉豪而覿迷方猶言迷途佛家以人世為下方而佛之道場為上方迷方者以其迷於塵世而不悟也○言寶塔之高登攀可以望遠頂合一元之氣而上接乎蒼天標起海上之雲而下拔乎厚土萬象森然分

明而可見之天渺藐與畫棟而相連水搖金剎之影塔之階級何清麗也日照火珠之光塔之所藏皆珍寶也瓔珞高掛與鳥翼而相齊綉拱疊張與明霞而並麗目窮征路心逐去帆凡憑高而觸目者一皆懷土之情斯時也白露下於楸梧而清霜凋乎橘柚秉高秋以登塔想如來之可見果有玉毫之真相使我得一覩歟即當於此脫迹於迷途祛塵緣以入夫悟境也

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

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余將營園其上故作是詩也

晉室昔橫潰永嘉遂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鬬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壓中原

賦也橫潰者南北瓜分也永嘉晉獻帝年號南奔者元帝渡江也沙塵言戰爭龍虎喻群雄也胡五胡也牝牡相誘曰風一説馬喜逆風牛喜順風故曰風馬牛之不相及蹙迫也急也天驕見前○李白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將言謝安之功而先敘王室之難言昔者晉室中微之際南北瓜分而中原橫潰五胡亂華永嘉之末元帝渡江而南奔矣戰鬭不息風沙茫茫胡馬風於漢草而匈奴蹙乎中原則五胡有橫行之勢而長安洛陽蕩為丘墟與千之祚幾乎息矣苟非濟世之才安有中興之望乎○按風字甚惡之也亦外夷之義

括匠感頹運雲鵬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填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返正醜虜無遺魂談笑遏橫流蒼生望斯存

指匠喻大臣謂謝安也頽運國運傾頽乒午中微之時也雲

鵬飛翻如詩言尚父之鷹揚也左傳楚子重伐吳使鄧廖率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註云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也西秦符堅也堅以百萬之衆伐晉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

足之斷其流謝安遣謝玄敗之淝水皇運猶言國運也迓正撥

亂而返之正也醜虜夷狄也安石初卧東山望重天下名之

不起人語之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後爲晉太傅〇言朝

廷有謝安之良相猶梓人之有大匠也謝安憂皇運之中衰

思以振作其頽綱一朝命將出師有如雲鵬之飛翻扶摇九

萬而將擊水於三千里也組甲練袍照耀南國熊虎之旗旂

羽之旌連于海門軍容壯盛有所不戰戰必勝矣彼西秦之

符堅者雖有百萬之衆如雲之屯自謂投鞭可斷江流其勢

誠可畏也謝玄乃能一鼓而敗之其衆雖多何足道哉是知
皇運有返正之日廟堂有撥亂之材故淝水一敗而醜虜載
奔肝腦塗地而寬鬼喪矣是謝安者未嘗躬擐甲冑談笑而
却強秦從容於台鼎之間折衝於千里之外昔有蒼生之望
今者果能摧敵國安黎元使蒼生不遭於塗炭而有以慰其
望矣

治城訪古迹猶有謝安墩憑覧周地險高標絶人喧想像東山

悠緬懐右軍言

治城在建康乃晋作兵器之所墩者平地之土堆也謝安與
羲之同登此墩曰謝安墩者從尊也憑依也憑覧者依之而
登眺也標舉也高標者言其墩之高出乎平地之上也緬遠
也右軍羲之也羲之嘗為右軍之官故以官稱言者議論也

同遊於謝墩故懷其言耳或曰即諫北伐之書也未詳是否
○言謝安相晉而功烈可稱我今於其舊遊之地而訪其舊
迹猶有謝安之墩與王右軍而同登者在乎冶城之隅登斯
墩也周流四覽以盡山川之險但覺高標之出乎塵寰而無
人俗之喧又因地而思人乃想像其東山囂然高卧之日而
係天下之望也遠懷右軍同此登臨相與笑談是亦一時之
人傑歟

梧桐識嘉樹蕙草留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
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武
陵源

嘉樹美樹也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緇衣之卒章韓宣
子賦角弓既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

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蕙蘭屬香草也青龍即青山在城東與謝朓之宅相近者清波餘澤也白鷺洲武陵源俱見前○言梧桐蕙草皆墩中所有之物謝安所憩之地則樹為嘉樹草為香草白鷺春洲則映乎前青龍朝暾則見乎左墩非今日之墩也其地可謂古矣雲物長存而墩中往日之人不復可見矣墩之臺基亦已傾矣臺傾而為平地地之所藝禾黍亦已繁矣我今来遊於此墩也欲以沾餘澤而酌清波於此地而立名園就古人之迹為暫息之所待吾出仕之後功成名遂則當拂衣而去深入桃源之境然後與世永相忘也

○登瓦官閣

晨登瓦官閣極眺金陵城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漫漫雨花落嘈嘈天樂鳴兩廟振法鼓四角吟風箏杳出霄漢上仰攀日

月行

賦也瓦官閣在瓦官寺中寺在秦淮之北晉武帝時所建以陶官故地故名瓦官閣高二十五丈鍾山即今蔣山也淮水即秦淮貫金陵城中西達于江榮簷也雨花曇花也雲氣而成花雨花臺在長干山頭相傳梁武帝時有僧講經於此天雨寶花法鼓佛鼓也佛經云吹大法螺擊大法鼓風箏以鉄為之如小木鐸狀口懸横鉄作十字形懸於簷角遇風觸之即鳴〇此李白登瓦官閣而作也言晨登瓦官之閣而盡視金陵之城於凡宮殿宗廟山川觀宇之盛可一見而盡也鍾山巍巍直閣之北淮水溶溶繞閣之南寶花漫漫而散落天樂嘈嘈而亂鳴法鼓振乎兩廊風箏吟於四角閣之高也逈出於霄漢之上日月經行於天者可以仰手而攀也

山空霸氣滅地古寒陰生寒廓雲海晚蒼茫宮觀平門餘閶闔宇樓識鳳凰名雷作百山動神扶萬栱傾靈光何足貴長此鎮吳京

霸氣者金陵六朝之所都也宮觀門樓皆六朝之舊宇也閶闔吳之門名鳳凰宋之臺名臺上建樓因以名樓靈光殿名魯共王所作王文考靈光殿賦云動滴瀝以成響隱雷應其若驚（言雷應其水響也）又曰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李白雷作神扶二句蓋用其意○言六朝之霸業既已荒矣舊地淒涼寒陰生而海雲起朝廷宮觀亦已平矣外朝之門空餘閶闔之宇臺上之樓徒存鳳凰之名宇未沒而門已沒名雖存而樓不存不獨六朝之時宮觀門樓若是之荒蕪也且如漢時魯共王靈光之殿雖有王文考作賦稱揚其美謂隱水響

如殷雷神明扶其棟宇今亦變為丘墟矣何足賞哉惟此庵官之閣長鎮吳京之地自晉及今久而不朽斯為可貴也○

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逕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賦也鳳凰臺即宋元嘉中所建之臺也吳晉皆都於金陵餘見前○此李白被貴妃力士之讒懇求還山帝賜金而放回浪遊四方至金陵時登鳳凰臺而作此詩也首二句言作臺之由三四句言臺下朝市之變也五六句言臺之景槩也七八句言已登臺之有懐也○按此詩詞語清麗出於天成然而不怒得風人之體猶有憂國戀君之意後以祿山反轉側

注盧間遂遭永王之禍非遇子儀已為伏鑕之鬼矣白之志可哀也夫

望廬山瀑布水 二首

西登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掛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欻如飛電来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洒雲天裏

賦也廬山在今南康府香爐峯其最秀者遠法師廬山記云山東南有香爐峯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即㸌蘊若烟 㸌廣韻云籠也 又云山南山北有瀑布無慮十餘處香爐與斂峯在瀑布之傍水源出山頂人未有窮者或曰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掛流者自上懸下不着四壁望之若掛也飛電白虹河漢皆言瀑布之狀○李白望廬山瀑布而作此詩言西登于香爐之峯而南望乎瀑布之水懸掛而流下者則有三百丈之

高注而成潭噴壑而出則有數十里之遥其懸掛之狀或欻然如飛電之來閃爍而不定也或隱然若白虹之起皎皎而上騰也又疑銀漢之水自天而下洒於半空之中使人莫知其端倪也

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潈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

潈衆流也珠沫皆水之所濺者圓而成珠浮而成沫也穹高也穹石高石也○承上言瀑布之水變態如此試仰觀之其勢轉雄乃知造化之功發於物者如許之壯也風吹不斷月照愈明不舍晝夜又如此也夫水性之就下皆由地中而行惟此瀑布之亂流横射於空中或左或右洗於青壁之間飛珠散若輕霞而流沫沸於高石瀑布之變態者又如此也○

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閒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且諧宿所

好永願辭人間

瓊液言其水之美也○上言瀑布變態之勝無以加矣此言玩而樂之之意我平生之志好夫名山故對此瀑布而心益閒淡然與之而相忘也不必論其可以漱瓊液以資我之長生抑且可以滌煩垢以洗我之塵顏夫避塵就潔而樂居名山者我之宿好也今我既得以遂其宿好矣永願辭人間遺世而長往也

其二

日照香爐生紫烟遥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

河落九天

賦也香爐紫烟即遠師廬山記意物態相像以類相從白盖

祖其意也銀河九天亦蹈前意○按李白瀑布詩選言其詳絕言其槩言其詳者奇狀異形無不備舉言其槩者撮其大體而畧其細目也選則詳贍而精到絕則踈暢而明快天授之才無所不可白之詩其神矣哉徐凝効顰佀不足辯坡翁辯之之切者正恐後人之無知而又効徐凝也且徐凝之粗淺而鄙俚者又不止此其詠湘妃諸葛亮事尤爲褻謾罔兩不知唐人何以復存其名於詩家中凡此惡詩亦宜盡洗坡翁之言其惡之甚矣

登廬山五老峯

廬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賦也五老峯廬山之秀峯也潯陽記山北有五峯於廬山最

為峻極其形如河中虞鄉縣前五老之形故名南史宗測曰眷戀雲松輕迷人路○按五老峯在九江之北其峯高出俯瞰江流遙居其會故於秀色可攬結也

鸚鵡洲

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烟開蘭葉香風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為誰明

賦也鸚鵡鳥名能言出隴西鸚鵡洲在鄂州江中初孔融薦禰衡於曹操操不能容欲殺之送劉表表復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江陵太守尤善於衡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杯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以樂衆賓衡攬筆而就辭彩甚麗衡復不遜黃祖祖竟殺之瘗

于洲中故洲以鸚鵡名遷客白自謂也時流夜郎故云遷客長洲卽鸚鵡洲也○此李白過鸚鵡洲而作言鸚鵡産於隴山客有持之而獻于江陵者禰衡善賦卒於洲中至今江上之洲遂傳鸚鵡之名然鸚鵡有時而歸於故山禰生一去無時而還洲中之樹徒青青也但見蘭葉之引乎香風桃花之倡乎錦浪我爲遷客經過此洲極目一望徒然景物之傷情而斯人不可復作矣洲中之月向誰而明乎

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樓觀岳陽盡川迴洞庭開鴈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雲間連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後凉風起吹人舞袖迴

賦也觀盡岳陽樓之高也連下榻者相與而並坐也雲間天上皆言其高○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言登樓一望岳陽

之景盡在目中川水周迴而渺茫洞庭之湖又見其開闊也客愁雖多登樓見鴈引之而去愁心亦為之而頓減矣月出山頭有若山銜好月而来者使其清光之近人也賔朋下榻相連而坐如在雲間飲酒傳杯以次相接若出天上樓之高也有如此夫既醉之後凉風四起吹廻舞袖樓高風清而人意適也○按李杜俱有登岳陽樓詩古人皆謂李不如杜夫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之句固為絶唱而三聯之弱但為上句所壓則李白雲間連下榻天上接行杯之句又勝之矣夫詩各有情思所到有能與不能者大方家不可專以一句一字為殿最也抑不知老杜彼時得吳楚二句許多氣槩而下文親朋二句却又衰颯遼不相稱讀之但若非出於一手一篇之作者而說者論謂其聲一不用意而情境適等亦附會

也大抵詩人興之所至有神而来者蓋[illegible]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楓落呉江冷意亦若此李白此詩平順清麗使老杜見之必不多相殿最亦當各有所讓也

掛席江上待月有懐

待月月未出望江江自流倐忽城西郭青天懸玉鈎素華雖可攬清景不同遊耿耿金波裏空瞻鳷鵲樓

賦也玉鈎初月也金波亦月也漢書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鳷鵲樓漢有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宮○按詩意有懐者蓋去國懐思以不得近君也時白求還山遊於金陵之時歟故猶有望君之意

秋登宣城謝脁北樓

江城如畫裏山晩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人烟寒橘

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

賦也兩水雙橋宣城之景槩也橘柚梧桐宣城之宜産也北樓者郡城北樓謝眺之所嘗登者也○言登樓晩眺但見兩水繞城如夾明鏡雙橋卧水如落彩虹烟寒橘柚而秋老梧桐登樓所見景物若此誰念北樓之上曾為謝公所登今日之登樓者復能致憶夫謝公否乎○按文選所載謝玄暉之詩有郡内高齋閒坐并在郡卧病呈沈校書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與敬亭山及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等作俱在宣城時詩也而史本傳未嘗言其守宣城而宣城之北乃有謝眺之樓或疑史有闕文也夫詩道性情由乎一己史紀大節係乎朝廷故史官不得為一人而獨詳也眺之本傳畧於宣城何足疑哉考之眺在宣城但乎不久故詩有為郡未

及期之語恐未有可書之續史故闕之耳

望天門山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廻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来

賦也天門山在大江中金陵上流宣城圖経二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天門輿地志博望梁山兩山相對望之如門故曰天門○此李白自宣城下金陵時由江中所見也

望木瓜山

早起見日出暮見棲鴉還客心自酸楚况對木瓜山

賦也木瓜山在真州界木瓜河起真州六合縣通天長縣夫木瓜性本酸以客心之酸不忍對木瓜之山者恐致愈酸也白之詩意無中生有變幻物態天機自然故織組於文字

之間者若無形跡也

登廣武古戰場懐古

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飛蓬項王氣盖世紫電明雙瞳呼吸八千人横行起江東赤精斬白帝叱咤入関中

賦也秦鹿者史記蒯通對高帝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足者先得之張晏注云以鹿喩帝位飛蓬言其飄轉紛紛而不定也項羽自歌曰力抜山兮氣盖世瞳目童子重瞳雙瞳也史記項羽重瞳子呼吸横行言堀起也曰横行則其不能為義舉可知矣江東會稽也漢書項梁與籍斬會稽守佩其印綬籍為裨将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敗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撃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漢高祖以沛縣亭長為縣送

徒驪山到豐西澤中止飲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十餘人高祖被酒夜經澤中前行者
還報有大蛇當道高祖曰壯士行何避之有乃前拔劍斬蛇
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曰
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被赤帝子斬之故哭忽不見叱
呵也咤怒也叱咤怒而呵也關中東函關西隴坻關兩關之
中相去千里皆秦地故曰關中○楚漢相拒於滎陽築兩城
相對名廣武城漢四年漢破楚大司馬曹咎於成皋汜上相
拒於廣武間故廣武有戰場李白登此懷古而作言秦失其
鹿奔於野草之間逐之者紛若飛蓬之多喻秦之將失其帝
位羣雄並起而爭之而漢楚為大也楚則項羽氣蓋一世目
有雙瞳閃如紫電帥八千之兵起自江東而橫行於天下霸

王之威可謂盛矣漢則握赤符為炎帝之後斬白蛇於徑中引兵而西叱咤暴秦轉戰入關中而帝業所由基也

兩龍不並躍五緯與天同楚滅無英圖漢興有成功按劒清八極歸酣歌大風

兩龍漢楚也韓信傳曰兩龍方鬭五緯五星也二十八宿為經而五星為緯漢志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孟康曰歲星先至為主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聚當以義取天下與天同者言其應乎天也英圖良謀也猶言長策也按劒者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高祖既得天下擊黥布還過沛置酒沛宮酒酣自擊筑為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夫漢與楚皆欲繼秦而帝者也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兩龍豈並躍哉夫天命終歸於有德漢能以義而興故五星聚于東井而天授漢以天下也楚則以暴而失之蓋楚無良圖而漢有成功也漢提三尺之劒以清天下之濁而功成矣功成伐叛因歸故鄉酒酣擊筑高歌大風漢之榮也可謂極矣而楚之一敗塗地兩龍相去其榮辱之間何若是之遠哉

伊昔臨廣武連兵決雌雄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

伊昔起語辭既敘其事復原其始而論之也雌雄勝負也漢破楚大司馬曹咎於成皋之後羽乃引兵還皆軍於廣武之間羽為高俎置太公其上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高祖曰吾與若俱北面受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相持未決羽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欲與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鬭力○上

言漢楚之興亡漢得而楚失矣此言漢雖有得而猶有所失也昔者漢楚相持於廣武之間連兵對壘欲決雌雄而互有勝負楚欲烹太公而漢有分羹之語然則太公者豈真汝之翁耶言雖出於權變而心實有所未安也是楚之英圖雖不若漢而漢有分羹之言所失亦非小也

戰爭有古迹辟壘頹層穹猛虎吟洞壑饑鷹鳴秋空翔雲列曉陣殺氣赫長虹

辟壘者凡行軍所駐之地必築壁壘以為營漢軍廣武就食敖倉於滎陽築兩城相對名廣武城在敖西三皇山下羽亦軍廣武相守故辟壘之存者為古戰場之跡也猛虎饑鷹翔雲長虹皆嘆古迹淒涼之狀○言廣武之間楚漢戰爭事雖往矣舊跡猶存向日所築之辟壘頹於層穹之下者敗土摧

垣荒然一丘墟也但見猛虎吟於洞壑飢鷹鳴於秋空曉陣散為翔雲殺氣化為長虹而楚漢之猛將武夫不為不多今亦安在哉是則漢雖勝楚較其得失榮辱之歸亦終於盡而已矣

撥亂屬豪聖俗儒安可通沉湎呼竪子狂言非至公撫掌黃河曲嵬嵬阮嗣宗

豪聖英君也俗儒鄙俗之儒謂嗣宗也沉湎溺也謂其溺於酒也竪子小子也狂言妄言也撫持也撫掌持其掌以笑猶言拍掌也黃河之曲廣武之地也晉阮籍嘗登廣武見楚漢戰處嘆曰世無英雄使竪子成名嵬嵬無知貌詩云坻之嵬嵬〇言撥天下之亂而返之治者須豪聖之君不世出之主而後能也豈鄙俗之儒懷淺識者所能曉乎若阮籍之沉湎

于酒則其聰明昏而智慮薄矣惡能鑒古今別賢愚而論人物也乃呼英君為竪子而議其成敗是狂言也豈至當之公論乎今登廣武躬訪前跡乃知英雄之事非常人之所能知阮籍狂言誠可笑也吾將撫掌於黃河之曲臨廣武之傍哂阮籍之蚩蚩實同乎衆氓之無識者也若阮籍者何足算乎

安州應城玉女湯

神女没幽境湯池流大川

賦而比也神女玉女也没沉也湯池在安州應城縣西南八十里荆州記云嘗有玉女乘車投此泉中故名玉女湯○李白詠應城玉女湯作也言今之温泉所在不一而名號亦殊此獨呼為玉女湯者其故何哉蓋以昔日嘗有玉女乘雲車而投於此泉之中没入幽境無迹可見湯池之流遂成大川

是湯因玉女而得名也故曰玉女湯○按此首二句原其湯之所以得名

陰陽結炎炭造化開靈泉地底爍朱火沙傍歊素烟沸珠曜明月皎鏡涵空天氣浮蘭芳滿色漲桃花然

承上言湯泉固因玉女而得名原其所始乃天造而地設也是陰陽之氣結為炎炭造化之神開其靈泉惟為炎炭之結則朱火爍於地底素烟起於沙傍故出而為靈泉則沸珠曜乎明月而皎鏡涵乎空天香氣上浮有若蘭芳之泛溢臙流漲色佀乎桃花之欲然湯之美也如此宜乎神女之捘車而佳名所由起也

精覽萬殊入潛行七澤連愈病功莫尚變盈道乃全濯濯流清泚晞髮弄潺湲散下楚王國分澆宋玉田

精覽細觀也萬殊言其不同若上文所云炎炭朱火珠鏡蘭桃之類潛行水之行於地底者也澤水所聚之處七澤俱在楚子虛賦云楚有七澤愈疾者世俗相傳湯泉能去寒痺等疾變盈者物盈則變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濯濯潔貌沘水潔也晞晒也楚辭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潺湲水流貌楚王國應城荆州舊楚地宋玉田宋玉所食之采地也宋玉居江陵而食邑或在於此○承上言細觀此湯泉則萬狀不一其潛行者與七澤而相連有愈疾之功盡變盈之道取其清者以濯吾髮吾將晞髮於此以弄其潺湲也散為餘波流下楚王之國下澆宋玉之田是水之用及乎物而澤乎人者亦多矣

可以奉巡幸栁何偏窮偏獨隨朝宗水赴海輸撤淯

巡幸者天子所巡之處以為幸也[illegible]之窮荒而偏方[illegible]
也海為衆水之所宗故水之赴海曰朝宗涓小水也○言此
玉女之湯其美也如此其有益於日用也如彼誠可以奉天
子之巡幸備湯沐之所需奈何遠隔於窮荒之偏方不在京
畿之左右不蒙朝廷取用獨隨衆水以朝宗同歸於海以輸
涓滴之微而已矣自喻不得以近君懷一念之誠而終亦不
敢忘耳

之廣陵宿常二南崖北居

綠水接柴門有如桃花源忘憂或假草滿院羅叢萱暝色湖上
來微雨飛南軒故人宿茅宇夕鳥棲楊園
賦也假草者假託之義也萱草一名忘憂故人白自謂也楊
園柳園也桃花源見前○此李白之廣陵宿常二北居而作

廣陵今楊州也而地多水故曰綠水接柴門有如穠花之源門既近水又多樹萱萱所以忘憂也夫隱居之士本無所憂設欲忘其憂歟須假萱草滿院之中宜樹此物使之周羅而叢生可也我訪故人日已晚矣瞑色浮乎湖上微雨洒乎南軒我宿茅簷之下鳥棲楊園之中欣然各有所託也

還惜詩酒別深為江海言明朝廣陵道還憶此傾尊

前敘北居之景以及相會之意矣此則言將別也酌酒論詩不忍言別相與談當世之務而皆有避世之心深為江海之言欲乘桴而決於長往也明日當之廣陵以作南行之計矣今日相留之情於既別之後未免相憶豈能遽然而忘乎

夜下征虜亭

船下廣陵去月明征虜亭山花如綉頰紅火佀流螢

賦也征虜亭在廣陵晉謝安所立也謝安勝秦封征虜將軍亭因以名○李白夜下征虜亭而作山花紅火皆亭邊之物月下所見者也或曰紅當作江江中漁火也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椀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賦也蘭陵唐沂州承縣也武德四年以縣置鄫州更名承別置蘭陵鄫城二縣正觀元年州廢省蘭陵鄫城以承屬沂州鬱金香草也本草鬱金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嶺南亦有但實似小荳蔻周禮鬱鬯之酒爲築鬱金之草煮而和之灌地以降神也鬯言其芬芳條暢也○此白在山東時而作此詩也不知所謂主人者復何人耳

太原早秋

歲落衆芳歇時當大火流霜威出塞早雲色渡河秋夢遶邊城月心飛故園樓思歸若汾水無日不悠悠

賦也落零落也亦謝也歲落言歲之凋謝如草木之零落也霜能殺物故曰威悠悠水流貌汾水在太原府臨汾縣○此李白在太原時作也言歲落而衆芳歇時乎秋矣大火已西流矣霜降於塞雲渡於河皆秋景也斯時也夢遶邊城而心馳故國思歸之心有若此地之汾水悠然而逝無日而不東流也○按詩人用落字於物類最多惟李杜用之不同衆皆用於有形之物而李杜獨用於無形之物李云歲落衆芳歇杜云風落收松子與彼用於日月星露水石花木鳥獸之類者語意自新無蹈襲也是知古人於句中用字亦不輕易

奔亡道中

蘇武天山上田横海島邊萬重関塞斷何日是歸年

賦也天山即祁連山在匈奴中虜音謂天為祁連蘇武田横事俱見前○此李白奔亡道中而作言蘇武不肯降匈奴而餓于天山之上田横不肯事暴秦而投於海島之中武欲歸於漢而横欲歸於齊也奈何関塞阻隔無路可通未知何時而可以歸乎

其二

亭伯去安在李陵降未歸愁容變海色短服改胡衣

賦也亭伯崔駰字也後漢書駰為竇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出為樂浪郡長岑長駰以遠去不之官而歸後憲敗駰不及於禍前漢書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二萬

騎擊匈奴於天山使李陵將射士步兵五千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陵既至欺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且引且戰八日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乏食而救兵不至遂降匈奴○言亭伯之去見幾而作者今安在哉李陵之降於匈奴而未歸也愁雲變其海色短服改為胡衣則所居非中國之地所服非中國之衣是可哀也安能如亭伯之見幾乎

其三

談笑三軍却交遊七貴疎仍留一隻箭未射魯連書

賦也漢之七貴及魯連射書事俱見前○此李白之自謂也言我於談笑之間可以却乎三軍我於權貴之門無有交游之迹所以雖有潔敵之策終無可試之地如有用我者當[illegible]

仲連以一箭之書而成聊城之功也今日乃以暗昧而獲罪譴棄如死灰豈不悲乎

其四

函谷如玉關幾時可生還洛陽為易水嵩嶽是燕山俗變羌胡語人多沙塞顏申包惟慟哭七日鬢毛斑

賦也函谷關在陝州西去長安四百餘里左右絕岸十丈中容車而已玉門關在燉煌東南去長安數千餘里羌西羌胡吐蕃也爾宗時羌胡犯關易水燕山荊軻申包胥俱見前〇李白奔亡懷鄉思援恐不得遂故言函谷之關本吾京師之地望如玉關之遙不知何時得如班超可生還乎洛陽天子之陪都也今為易水矣嵩嶽洛陽之鎮也今為燕山矣我如荊卿則我所歷之地皆為荊卿悲歌之所也一旦去此又何

時而還乎茲者乘輿播遷羌胡犯闕衣冠之俗變為異言中國之人化為異狀非復向時文物之盛也王室多難誰能盡忠楚有申包胥者為之慟哭七日於秦庭而鬢毛為斑也是蓋白之自謂也

其五

淼淼望湖水青青蘆葉齊歸心落何處日沒大江西歇馬傍春草欲行遠道迷誰忍子規鳥連声向我啼

賦也湖即彭蠡湖今鄱陽也李白因永王璘起兵逃還彭澤即奔亡時也歸心思長安也○言奔亡之時経於湖中但見湖水渺茫而蘆葉初齊思歸之心落在何處在乎大江之西也蓋於西江而思夫長安耳行途既倦而歇馬於春草之中将欲脫身而去道遠且迷進退狼狽而又不能以自遂也況

欻然若將無所之矣途窮如此又何忍乎規之鳥向我啼其連聲而不止乎鳥啼不止使我聞此而心愈傷也○按史白供奉翰林為貴妃力士所譖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遂浮遊四方及祿山反轉側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白逃還彭澤此即奔亡時也詩以蘇武田横亭伯李陵魯連申色胥等將以自況實自觧也夫以蘇武之忠田横之義亭伯之見幾魯仲連之高蹈申色胥之拯難是皆處變遭亂之有其道而不自失者也白於永王之事抑將何所歸乎欲為蘇武田横則所從者非其所主自經於溝瀆不可也秦庭之哭哭於誰耶亭伯之智魯連之高白又不得而希之矣李陵之陷於胡者畏死也非真勇也陵亦終有愧心較於白之心迹大畧相侶陵不得歸而白可歸白自不知反正之路為自全

之計耳白蓋縱橫之士未炳幾先之見急於功名而昧於順逆欲因永王以効微忠殊不知永王之非其人也臨事而逃又何益乎噫援古人以自解後世持議論之衡者又肯為白而偏恕乎雖然白之心猶有可原者也故子儀得以解官以贖之子儀忠臣也其肯黨不忠者乎史謂子儀報白之舊恩恐非宰相大臣秉鈞愛材之公論亦非所以知子儀也

荊門浮舟望蜀江

春水月峽來浮舟望安極正是桃花流依然錦江色江流綠且明茫茫與天平逶迤巴山盡搖曳楚雲行

賦也明月峽隸渝州桃花流者溝洫泮來春桃花水盛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花冰泮而衆流集故謂之桃花水成都府有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巴山三巴之山也

至荊門而盡荊門楚地故云曰楚雲○荊門泛舟望蜀江言春水自明月峽而來泛舟遠望渺然無際正是泮氷之後乘花水流依然錦江之色也江色綠而且明浩浩然與天而相平巴山逶迤而遠來楚雲飄搖而不定自荊門以望蜀江所見蓋如此也

雪照聚沙鴈花飛出谷鶯芳洲却已轉碧樹森森迎流日浦烟夕揚帆海月生江陵識遙火鴈到渚宮城

鴈歸鴈也雪照者巴蜀之雪仲春之月未盡消也渚宮城江陵縣有楚渚宮城即江陵之城也○言鴈聚於沙鶯出于谷舟轉芳洲之側而洲中之樹森然若相迎也江浦之烟已暝而海月將升矣遙望火光則知江陵之不遠渚宮之城揚帆頃刻即可到也

自巴東舟行經瞿塘峽登巫山最高峯晚還題壁

江行幾千里海月十五圓始經瞿塘峽遂步巫山巔

賦也江巴東之江也瞿塘峽在夔州巫山之下巫山綿亘七百里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四千里上瞿塘峽○自巴東舟行經瞿塘峽登巫山最高峯晚還題壁言自巴陵之江泝流而行經數千里之程歷逾年之久始至瞿塘遂從瞿塘之峽步上巫山之巔蓋瞿塘者天下之至險巫山者天下之至高者也

巫山高不窮巴國盡所歷日邊攀垂蘿雲外倚穹石飛步凌絕頂極目無纖烟却顧失丹壑仰觀臨青天青天若可捫銀漢去安在望雲知蒼梧記水辨瀛海

圖經巫山綿亘七百里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蒼梧雲瀛

海俱見前○言巫山之高上虧日月無窮極也陟頂一覽可
盡巴蜀之山川如在日邊而攀垂蘿如在雲外而倚穹石飛
步至頂而無纖烟之蔽回首而下顧失丹壑之所在遠而不
可見也仰首而上覩去青天如咫尺近而手可捫也但銀河
晝隱而不現者固不可得而見矣蒼梧雲之所起也登巫山
而望其雲則可以知蒼梧之所在瀛海水之所會也登巫山
而望其水則可以辨瀛海之所在是蒼梧瀛海之遠皆登巫
山而可見則巫山之高極四海而無所不周矣

周遊孤光晚歷覽幽意多積雪照空谷悲風鳴森柯歸途行欲
曛佳趣尚未歇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月色何悠悠清猿響
啾啾辭山不忍聽揮策還孤舟

孤光日也曛日入也暝時昏也曰曛曰暝皆晚也○言登此

最高之峯周遊徧覽而日已晚我之幽意亦已多矣但見積雪之照乎空谷而悲風起乎叢林歸途將驟而我之佳趣尚未已也江寒而猿早啼松暝而月已吐月色悠悠而遠明猿聲啾啾而可悲三峽猿鳴自來能斷人之腸也何忍復聽之乎乃杖策辭山還於孤舟之上不欲聞此以多自傷○按此詩題意甚明首四句乃自巴東舟行經瞿塘峽也次十二句乃登巫山最高峯也後十二句乃晚還而題壁也故所言多晚景但題壁意不曾說出耳盖題壁是通章意不專於晚還也李白之詩雖曰天成觀其構思亦已密矣豈苟乎哉彼李赤之學李白者放而不知所以收之去而不知所以返之粗而不知其細簡易即流於淺俗矣有志於白之詩者不能辨赤之非是猶赤之為廁鬼所迷而不自知者也

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扁舟已過萬重山

賦也白帝城即夔州城也公孫述所築公孫述至魚鳧有白龍出井中自以承漢土運故號白帝城土生金也後為劉備屯戍之地改曰永安宮九域志夔州陸路至江陵九百四十五里曰千里者舉成數也○此李白自蜀而東遊時也言朝辭白帝城於彩雲之間順流而下一日千里晚至江陵兩岸猿啼声猶未了而扁舟已過乎萬重之山矣水峻舟速有如此也

秋下荆門

霜落荆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掛秋風此行不為鱸魚鱠自愛名山入剡中

賦也唐荆門州隸江陵府盛弘之荆州記曰郡西泝江六十里兩岸有山曰荆州北岸有山曰虎牙兩山相對為楚之西塞顧愷之為殷仲堪叅軍在荆門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鱸鱠剡中俱見前○此李白下荆門將欲順東下而之會稽也史所謂浮遊四方其跡如此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媪音襖女老之稱

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跪進彫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慙漂母三謝不能餐

賦也五松山屬南陵作苦力勤也跪進敬也彫胡菰米也謝者客謝主人之意漂母事見前○言我宿於五松之下寂寥而無所歡適值田家秋來作苦而鄰女夜舂老媪具彫菰之

飯素盤有紫白之色情如漂母之待韓信也我非韓信之比未免有愧於心乃三謝其意而不敢享其所進之食也

王右軍

右軍本清真瀟洒在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鵝肯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賦也王羲之字逸少為右軍長史庾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真有鑒裁之雅瀟洒言其無所累也羲之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去書斷云逸少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妙○此詠王羲之也清真瀟洒其性情也書法精妙其技能也籠鵝非貪以見其與物之簡率也若其作郡之有惠愛諫北伐而知國體則又不可以

風流技藝類之類

峴山懷古

訪古登峴首憑高眺襄中天清遠峯出水落寒沙空弄珠見遊女醉酒懷山公感嘆發秋興長松鳴夜風

賦也峴山在襄陽南十里鄭交甫過漢皐遇神女并山簡襄陽事俱見前潘岳有秋興賦○此李白登峴山而作也言訪古迹而登峴首之山以望乎襄陽之中但見遠峯出而寒沙空也解珠以贈者則有漢皐之遊女倒載而歸者則有酩酊之山公往事非而舊迹荒矣令人感慨以動秋興松風夜鳴而悽愴之情不能已也

蘇武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鴈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

苦落日歸心絶渇飲月窟水飢飡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
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
賦也漢使蘇武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匈奴
益驕欲降武武不屈因大窖中絶不與飲食天雨雪武卧齧
雪與氈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之北海上無人
處使牧羊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卧起杖節節毛盡落後
匈奴與漢和親使者言天子上林射鴈得帛書武等在某澤
中單于驚謝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揚名於匈奴功顯于
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何以過異域之人一別長絶陵起舞歌
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刃摧士
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單于召會武官
屬還者九人武留匈奴凡十九年以少壯出以皓首還後圖

形麒麟閣李陵與蘇武詩三首○按此詩状蘇武之仗節守義至死不變終得生還不加褒美之辭直述其事而義自見非惟能全君臣之道而又不失朋友之情也

経下邳圯橋懐張子房

子房未虎嘯破産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

賦也虎嘯者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虎嘯而風烈以喻君臣之相逢也張良自以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鉄椎重百二十斤始皇東遊良與客狙擊始皇博浪沙中今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亭即此地○誤中副車帝大怒索賊急良乃變姓名匿下邳嘗閒從容歩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墮履圯下顧良取履因

跪進之父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三十年孺子見我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下黄石取以祠之○此李白經下邳圯橋懷子房也言子房未遇之時國破失爵之後思欲為韓報仇散家財以求壯士狙擊始皇於博浪沙中事雖不就志則大矣而天地為之振動始皇索之竟不可得子房乃變姓名亡匿下邳夫以匹夫而謀萬乘以臣子而報君父之仇舉動光明而迹無敗露則其智識之高而義理之勇有非他人所可及者矣

我來圯橋下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水流曾無黄石公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圯橋即下邳取履處也黃石公即圯上老人乃神人也授張良以一編之書後良得黃石祠之故曰黃石公初不知其姓名也徐泗下邳之地○言我經過下邳遊于圯橋之上懷想古人而敬仰子房之英風但見碧水流於橋邊而所謂黃石公者不可得而見矣惆悵此人一去而不復還徐泗之間只今空虛而蕭條闃若無人之境我又安得與斯人而相遇哉

金陵三首

晉家南渡日此地舊長安地即帝王宅山為龍虎盤金陵空壯觀天塹淨波瀾醉客回橈去吳歌且自歡

賦也長安秦中之地古帝王都也晉遭五胡之亂而元帝渡江都于建康建康古金陵地也諸葛亮嘗論其形勝云鍾阜龍盤石城虎踞陳後主云長江天塹北軍豈能飛渡耶○

李白之詠金陵也言元帝渡江建都金陵則金陵之地即古秦中之長安為帝王之所居也鍾阜龍盤石城虎踞而極一方之形勝又有天塹之長江波瀾不興而一碧千里醉客泛舟而回槕吳歌清唱聊以自歡都會之區乃後人燕遊之所集也歟

其二

地擁金陵勢城迴江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亡國生春草王宫没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對江州

賦也當時言為帝都之時也夾道朱樓言富庶也後湖在京城西南江州今九江也○言金陵之地阻山帶水六朝之時人民富庶而第宅繁華今者舊國廢而春草生王宫没而古丘在無復向日之市朝矣空餘後湖之月遠對江州之波月

色江流無異於舊時而已也

其三

六代興亡國三杯為爾歌苑方秦地少山作洛陽多古殿吴花草深宮晉綺羅併隨人事滅東逝與滄波

賦也金陵即建康建業六朝所都或異其名耳方比也秦地長安也西漢都長安東漢都洛陽○言金陵為六朝舊都興亡不一苑囿雖少於長安而青山則多於洛陽夫始而建都者吴也古殿皆吴之花草繼而建都者晉也深宮皆晉之綺羅吴晉盛時固繁華矣一旦國破而人亡而所謂花草綺羅者亦隨之而澌滅與逝水而同流也向之榮華富貴又安在哉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

清景南樓夜風流在武昌使公愛秋月乘興坐胡床龍笛吹寒水天河落曉霜我心還不淺懷古醉餘觴

賦也南樓武昌之南樓也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亮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夕使公即使君也言使者稱之為公也此指中丞也還不淺者借亮之言而繼其意也懷古指亮也○此李白陪宋中丞武昌夜飲而懷古言南樓秋夜其景甚清使君愛月乘興登樓據胡床而坐作樂飲酒自夕達旦我有同玩之心其興亦不淺也遠懷古人如庾亮者與佐吏同賞於南樓必取醉而後已也○

望鸚鵡洲懷禰衡

魏帝營八極蟻視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

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

賦也魏帝曹操也禰衡黄祖事見本卷前〇此李白在江夏望鸚鵡洲而懷禰衡也言魏武帝割據中原經營八極其所謀者亦大矣視禰衡之輩如一蟻子之微耳殺之又何難哉畏受惡名恐爲時議之所短故欲假手於他人彼黄祖者乃斗筲之人耳既無器量安識賢才徒以擅殺禰衡甘受惡名爲萬世之唾罵也且禰衡之才誠有過於人者在江夏之時作鸚鵡之賦落筆驚人聲如金玉鏘鏘然振之而有餘音也體物盡情辭意真切有如鸚鵡欲飛鳴也以敏捷之才極狀物之巧若衡之才誠有過於人矣

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鷙鶚喻小人黃祖之輩也孤鳳喻君子指禰衡也○言禰衡爲凶暴之徒所害猶如鷙鶚之啄孤鳳而使我之傷情也然人心難測方寸之地忽生危險有如五嶽隱於無形不可得而平也是衡之才雖高竟不得施而死於無名之地乃衡之識見寡少不能韜光以自曉于冒天刑自喪其身誠可惜也棄于洲中故今芳洲之上蘭蕙香草若不忍生者似哀禰衡之死於非命而馨香之物亦將與之而俱殞也

謝公亭 謝朓范雲同遊處

謝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花春映日窓竹夜鳴秋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賦也謝公謝朓也離別者謝朓范雲同遊於此而離別也曰古曰舊遊皆謂謝與范也○此李白之詠謝公亭也言謝公

之亭者乃謝朓與范雲離別之處也今日登亭見風景而生愁慨古人之不在矣離別之客散於青天之月客散而月在也山空而水流山水在而客亦不在也春則有池花之映日秋則有窗竹之夜鳴風景蕭條故生愁也夫謝公者東晉之古人我則今時之人也今古之間一相接耳於此長歌以懷舊遊安得如謝公者與我同登於斯亭乎

夜泊牛渚懷古 此地即謝尚聞袁宏詠史處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掛帆席楓葉落紛紛

賦也牛渚在當塗縣即溫嶠然犀處謝尚秋夜泛渚聞隔舟有吟詠者邀之同舟乃袁宏也○夜泊牛渚懷古言牛渚西江之夜青天皎潔而無片雲登舟望月空懷古之謝將軍也

昔者將軍秋夜泛渚聞袁宏之高詠邀與同舟忘其勢分而盡歡情我亦能詠無忝袁宏而謝將軍者已久爲古人不可得而遇矣復有誰人聞我之高詠者乎既無所遇則當明日掛帆而他適矣徒見江上之楓葉紛紛而落也

姑熟十詠

姑熟溪

愛此溪水閒乘流興無極漾楫怕鷗驚垂竿待魚食波翻曉霞影岸疊春山色何處浣紗人紅顏未相識

賦也姑熟溪在宣州當塗縣自蕪湖東流轉北至采石入于江○此詠姑熟溪也言愛此溪水之清閒而欲乘流泛舟垂竿釣魚但見波翻曉霞之影岸疊春山之色而又見此浣紗之少女也此言溪中景物如此以見其清幽而閒靜也詠物

之意率多類此

丹陽湖

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龜遊蓮葉上鳥宿蘆花裏少女棹歸舟歌聲逐流水

賦也丹陽湖在當塗縣東南七十里元氣一元之氣天氣也史龜策傳曰龜千歲乃遊於蓮葉之上○此言湖中之景物也

謝公宅

青山日將暝寂寞謝公宅竹裏無人聲池中虛月白荒庭衰草徧廢井蒼苔積唯有清風閒時時起泉石

賦也青山山名在當塗縣南三十里寰宇記齊宣城太守謝朓築室於山南遺址猶存絕頂有謝公池塘天寶間改爲謝

公山下有青草市一名謝家市白又云宅近青山同謝朓○此詠謝公宅也言城東青山日將暝矣謝公之宅已寂寞矣竹裏無有人聲池中空虛月白竹乃舊日之竹池乃舊日之池也庭多衰草井積蒼苔而庭與井亦舊日之庭井也俱荒廢矣惟有清風起於泉石之間而舊時之人不可得而見也○按李白傳白悅謝家青山及卒葬東麓後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白女孫曰先祖志在青山頂傳正為改葬又立二碑以表之

凌歊臺 歊熱氣也

曠望登古臺臺高極人目疊障列遠空雜花開平陸間雲入窓牖野翠生松竹欲覽碑上文苔侵豈堪讀

賦也圖經凌歊臺在當塗縣城北黃山下宋武帝南遊嘗登

此臺○此詠凌歊臺也言臺高可以望遠山花雲竹等物一覽而盡見之臺固高矣美矣但碑文年久而堙没不堪誦讀欲以考其創始之由與夫古今名士遊覽之迹不可得也

桓公井

桓公名已古廢井曾未竭石甃冷蒼苔寒泉湛孤月秋來桐暫落春至桃還發路遠人罕窺誰能見清潔

賦也桓公桓溫也井在當塗東五里白紵山上寰宇志云白苧山又名楚山桓溫嘗領妓遊山好爲白紵歌故後人以歌名山以人名井○此詠桓公井也言桓溫已去而舊井尚存石甃冷乎蒼苔而寒泉湛乎孤月秋來而梧葉暫落春至而桃花又開春來秋去木落花開不知其幾歲月矣然井在山巔而人迹罕到又有誰人窺見井泉之清冷者乎人曰井廢

而路遠矣井泉雖清亦棄物也

慈姥竹

野竹攅石生含烟映江島翠色落波深虛聲帶寒早龍吟曾未聽鳳曲吹應好不學蒲柳凋貞心常自保

賦也慈姥山在當塗縣西北四十五里山上出竹堪爲簫管李善云慈姥山竹作簫管有妙音馬融笛賦云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侣漢志伶倫取竹嶰谷制十二筩以聽鳳鳴作律呂貞正也○此詠慈姥竹也言竹生乎石傍而映乎江島翠色登鮮而落於波心虛聲淒切而先傳秋意製以爲筩吹作龍鳳之音然龍之潛於水者雖未得而聞之而鳳之鳴於嶰谷者古人嘗因之而制律矣度曲成声甚好也是竹也豈如蒲柳之早凋哉其貞固之心常能自保凌歲寒

而永茂也

望夫山

顒望臨碧空怨情感離別江草不知愁嵒花但爭發雲山萬重隔音信千里絕春去秋復來相思幾時歇

賦也望夫山在當塗縣正對和州郡樓九域志昔有人適楚不還其妻登山望之遂化為石山因以名○此詠望夫山也言望夫者仰首於碧空之表若有怨情而恨其夫之不歸也遂至化形於空山懷愁抱怨惟自知之江草豈能知之乎山中之花亦但爭發而已矣山花亦無所知也然雲山之阻音信之絕春去秋來望之不已而相思者又何時而已乎○按此詩說望夫意太着實似若後人之詠物粘皮帶骨無有脫然之思但李白之詞氣清朗音調響亮殊不覺耳又豈後人

可及哉

牛渚磯

絶壁臨巨川連峯勢相向亂石流洑間廻波自成浪但驚羣木秀莫測精靈狀更聽猿夜啼憂心醉江上

賦也大石激水曰磯牛渚磯在當塗縣北三十里古津渡處也與和州橫江渡相對溫嶠嘗然犀照之見水底多怪物終身不敢渡洑伏流也○此詠牛渚磯也言絶壁臨於大江之上羣峯連接而相向亂石突兀於伏流之間廻波衝激自成巨浪林木秀異而可驚靈怪潛形而莫測聽猿夜啼而益以憂矣乃取醉於江上庶以解此憂也

靈墟山

丁令辭世人拂衣向仙路伏鍊九丹成方隨五雲去松蘿蔽幽

洞捱李深隱處不知曾化鶴遼海歸幾度
賦也靈墟山在當塗縣南十里丁令威仙人也化爲遼東之
鶴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九丹者九還之丹
也丹煉九次乃成故曰九還又曰九轉○此詠靈墟山也墟
爲大丘是必有仙者曾居於此故名靈墟而李白以丁令威
之事言之也令威非此地之仙特借其事以詠之耳

天門山

迥出江山上雙峯自相對岸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參差遠天
際縹緲晴霞外落日舟去遥回首沉青靄
賦也天門山在當塗西南三十里輿地志云博望梁山東西
相去數里隔江相對如門謂之天門或曰二山夾大江東曰
博望西曰天門郡國志云天門一名峨眉山二説當以前説

為是迥遠也靄雲狀也青靄乃山色也○此詠天門山也言兩峯遠出於江上東西而對峙者天門也岸映松色之寒而石激浪花之碎參差出於遠天之際縹緲立於晴霞之外迨夫日落舟行回首而望但見山色之蒼蒼有若青靄之沉於江波間也

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

尋幽無前期乘興不覺遠蒼崖渺難涉白日忽欲晚未窮三四山已歷千萬轉寂寂聞猿愁行行見雲收高松來好月空谷宜請秋溪深古雪在石斷寒泉流

賦也古雪古時之雪也猶杜子詠鉄堂峡詩云嵌空太始雪太始猶太古也○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者丹丘嘗幽居於石門山中蓋高鳳舊隱之處也言尋幽無有前期乘興

而往不覺其遠欲陟蒼崖日已晚矣登山不多而徑路多屈曲也猿啼雲收松高月出溪深而寒泉流也此皆石門山中之景

峯巒秀中天登眺不可盡丹丘遥相呼顧我忽而哂遂造窮谷間始知靜者間留歡達永夜清曉方言還

靜者謂元丹丘也〇言尋丹丘至於石門山中但見峯巒秀出於中天而登眺不能盡也丹丘迎我於途中喜我之來相顧而笑遂造於幽谷之間至其幽之處山路深而塵事稀始知靜者之間無有闠闠之勞也留歡達旦至於次日而乃言還我與丹丘已有宿好今於石門之幽居而又得此佳賞也

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

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
凌亂醒時同交歡醉時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賦也無情者月與影與我雖曰三人然月與影本無情也邈
遠也遠在雲漢謂月也蓋有月我則對之而成影方是三人
故獨與月相期於雲漢也○此李白月下獨酌也言在月下
獨酌與月相對成影則已與月與影成三人矣彼二人者月
與影也本是無情之物假合交歡相隨相期永久不相忘也
○按李白此詩化無為有如浮雲生於太虛之中悠揚變態
倐忽東西而文彩光輝自然發越人皆見之可仰而不可及
也白之詩其神矣乎

其二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

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
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
賦也酒星者晉書天文志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
旗也主享宴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賜酒
泉郡名漢武太初元年開酒泉郡師古曰城下有泉味如酒
聖賢者以酒之清濁言也自然者無為之道也老子曰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晉書孟嘉為桓溫長史好酣飲
溫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〇言天既
有酒星地又有酒泉則天地未嘗厭酒而絕之也人之參天
地為三才天地既愛酒矣人而愛酒又何愧於天地乎曰愧
天者省文也人而愛酒既不愧於天地又何歉於聖賢乎故
酒之清者比於聖人酒之濁者比於賢人聖賢既已飲矣又

何必求夫神仙乎夫道合三才者大道也飲不愧於天地聖賢是三杯之酒可以通乎大道矣道之法乎天地者自然也飲能通乎大道是一斗之酒又可以合乎自然矣夫酒者通大道合自然談聖賢而無愧於天地如此則酒之趣亦大矣但得其趣雖神仙不足為也豈必為醒者之所傳乎○按老子有言人道自然五者有淺深次第之殊是未知道者也蓋天地人之道一也無有二致道皆自然而然者但學者造之有淺深耳古人謂老子未能知道李白從而信之又豈知道者哉大抵詩人引用之詞不甚拘泥讀者不以辭而害其意可也

其三

三月咸陽城千花晝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須飲窮通與脩

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

賦也窮通以出處言脩短以壽數言齊死生者言生與死無異也審察也不知有吾身者即所謂齊死生之意也○言咸陽都邑之中暮春三月之時而花開如錦正可樂也誰能於此而獨愁乎定須飲酒以相歡悅庶乎無負於良時夫及時為樂者不計身外之憂人生出處有窮通焉壽命有長短焉皆稟於有生之初造化之所賦者自有一定之分非今所能移也何必容心於其間乎我乃以一尊之酒齊其死生而脩短弗計所謂窮通得失而萬有不齊者又何足以介于心胸乎一樽既醉懵然天地之不知兀然就枕而寢矣非惟不知乎天地也雖吾身亦有所不知矣窮通得失漠然無相關也

但得醉中之趣陶然而自得則天下之樂寧復有過於此者乎

其四

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卧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賦也窮愁窮而愁也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晉畢卓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足了一生矣金液仙丹蓬萊仙山也○言破愁者莫如酒也以酒之寡可以敵愁之衆酒一傾而愁即退矣以是知古之所謂酒聖者酒酣而心自開大觀天地之間廓然而自樂也何愁之有且古之人有拘拘而守死忍貧者如夷齊之餓

于首陽顏回之餓於簞瓢當時不飲雖有虛名流於後世亦安用哉故蟹螯即仙家之金液也糟丘即仙家之蓬萊也須持螯飲酒醉於高臺以從仙人之遊可也又何用於虛名乎

○獨酌四詩極其情趣而文辭清麗音節鏗鏘出於天成蓋自白胸中流出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脫然物表超於萬古但其論道言聖賢處有所未至耳推類至義之盡而失於拘且泥者非所以評詩人也

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

我來南山陽事事不異昔既尋溪中水還望嵒下石薔薇緣東窻女蘿繞北壁別來能幾日草木長數尺且復命酒罇獨酌陶永夕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山南曰陽緣依也陶喜也謝惠連詩云

漾舟陶嘉月○李白於終南山有松龍舊隱春歸而作此詩言我之舊居在乎南山之陽向者出外將謂荒廢之甚矣今春来歸却見事事尚不異於昔日也既尋溪中之水還望山下之石薔薇仍依於東窓女蘿復繞於北壁別去幾日矣而草木又長數尺是知時之易邁而物之易變也且復命酒獨酌於薔薇之下以永今夕陶然而喜吾之来歸也

待酒不至

玉壺繫青絲沽酒来何遲山花向我笑正好啣杯時晚酌東窓下流鶯復在茲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

賦也玉壺壺之色白如玉者也青絲所以繫壺以便提携○李白待酒不至言沽酒者来何遲也花開鶯啼正宜晚酌而酒不至春風醉客恐相孤矣

獨酌

春草如有意羅生玉堂陰東風吹愁来白髮坐相侵獨酌勸孤影閒歌面芳林長松亦何知蕭瑟為誰吟手舞石上月膝横花間琴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

賦也羅生者周圍而生也玉堂白石之堂也漢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後世笑于之堂為玉堂○此李白獨酌也言春草如有意羅生於石堂之陰若與我而相親者然愁多則髮易白東風吹愁與我使我坐中而受白髮之相侵也消愁者莫如酒既無良朋乃自獨酌以勸孤影面芳林而閒歌也林中長松我将面汝汝亦何所知哉汝声之蕭瑟者又将為誰而吟乎我将醉舞於月下鳴琴於花間陶然獨酌一壺之外萬事悠悠皆非吾心之所存矣我亦何為而愁乎

按獨酌一詩天機流動如造化生物形色自然人固不得以窺之也如曰春草有意而羅生東風吹愁而白髮獨酌而勸乎孤影長松為誰而蕭瑟皆出無而入於有真如化工之生物形色出於自然者也杜子所謂文章含造化諷詠託神祇者是也

友人會飲

滌蕩千古愁留連百壺飲良宵宜清談皓月誰能寢醉來臥空山天地即衾枕

賦也天地衾枕即劉伶酒德頌幕天席地縱意所如云也○按此必與會飲于山中也而不在於城市都邑之處豈亦在於宣城清溪之間歟詩意淺淡而明快

春日獨酌 二首

東風扇淑氣水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散且飛孤雲還空山衆鳥各已歸彼物皆有託吾生獨無依對此石上月長醉歌芳菲

賦也○春日獨酌而感物自嘆言春時天氣融和而百物皆遂其生我獨煢然若無所依者乃對月酌酒以自慰也○

其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思對一壺酒澹然萬事閒橫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但恐佳景晚宿昔成秋顏

賦也紫霞滄洲俱見前緬遠也○言我欲修煉而遊於仙洲所以脫落萬慮彈琴飲酒怡情於飛鳥孤雲之間淡然與世而相忘也但恐蹉跎易老不得從仙而遊耳蓋鍊服學仙必

須氣血未衰乃可為也苟或老而衰矣則無生氣之可續而欲其蛻形而羽化不可得也

清溪半夜聞笛

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声

賦也說文云笛七孔長一尺四寸周笛也今之長笛也羌笛者雙笛也有三孔即今之短笛也馬融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声相似梅花引曲名笛所吹也清溪在吳故曰吳溪隴頭水見前○言羌笛吹梅花之曲吳溪有隴水之情寒山秋浦明月之下而腸斷於玉關之聲矣蓋所吹者皆邊塞之曲故曰隴水之情玉關之聲也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賦也陶潛貴賤造之者有酒輙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且去矣○按此詩清淺明白其趣味與淵明相似詩辭輕順而近情故後人好誦之而不厭也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卧前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賦也○言人之處世若大夢然其功名富貴皆恍惚若有而若無者何爲自勞其生而汲汲以求之哉吾所以置之於度外終日飮酒頽然醉卧於前楹不復以是而營於心思也乃

至酒而睡覺起而眄於庭前但見一鳥鳴於花間此何時乎乃春時流鶯之語於風中也於是感物興思而欲嘆息時既春矣花開而鶯鳴矣春又將而代謝矣及時不飲人生亦易老矣乃對酒自傾浩歌待月以自盡其樂也迨夫歌殘曲盡而又忘其情矣所謂大夢而嘆息者何足計乎舉天下之富貴功名皆不能係於吾之念慮也○按此詩說者以為擬陶之作陶詩自是冲淡平易白此作情思頗相似而詞藻過之白之高視千古於陶雖無所貶然亦未嘗屑屑以學之也陶之詩生有定體如鑄物然一模所就白則變化不測如善於寫真者因人而付之較其材力陶又不如白之多矣故朱子古選雖學陶而必謂白為聖也其旨深哉

廬山東林寺夜懷

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鍾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樂鳴不歇晏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刼斷出沒

賦也青蓮宇梵宮也楞嚴經曰縱觀如来青蓮花眼亦在佛面佛家有蓮花經蓮花坐故殿宇亦以青蓮名也謝辭也虎溪在東林寺門内佛家以香為天香樂為天樂晏坐者安坐也佛家有晏坐法如云心不在内亦不在外是為晏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晏坐不必是坐為晏坐也大抵佛家以晏坐而求入涅非寂然而不動也今以静坐為晏坐者非其本意大千者佛家謂世界為三千大千蓋言其數之多也冥即寂而不動之謂也真心者佛家所謂常住之真心無有輪轉者也楞嚴經云本性圓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刼世也出沒出入也釋藏經十六祖羅睺羅見佛家難入定方起尊者曰汝

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廬山東林夜懷言我尋青蓮之宇辭城闕而獨栖於廬山之中竊清乎東林之鍾水白乎虎溪之月天香生於空中天樂鳴而不歇我則宴坐於東林寂然而不動俯觀世界若三千大千之多者一皆入於毫髪之細微矣惟常住之真心湛然明淨絕諸妄想而無出入之殊也豈如三千大千之衆生妄想不斷而有輪轉者乎○按出沒字本是出入字蕭士贇云用沒字取叶韻也此説得之

尋雍尊師隱居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記季披雲尋古道傍樹聽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語来江色暮獨自下寒烟

賦也峭山峻貌青牛花葉上青虫也有兩角如蝸牛故云鶴

經云鶴陽鳥也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一千六百年形定色白○言羣山摩天雍師隱居而逍遥者不計年矣循古道而相尋聽流泉而倚樹花暖而青牛卧松高而白鶴眠此皆隱居之景也相逢偶語不覺江色之既晚獨自下山而歸矣顧雍師之住於隱居者自若也○按此詩多有秀句出於自然非若唐人有意為之者也如云倚樹聽流泉語来江色暮而又極其巧思

與史郎中欽聽黄鶴樓上吹笛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黄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賦也長沙遷客李白以賈誼自喻也黄鶴樓在鄂州黄鶴山下落梅曲名也云五月者時五月而在樓也又以當五月非

梅花之時也○白流夜郎過鄂州與史郎中會于州之黃鶴
樓五月本無梅花以笛中所吹有落梅之曲故云耳詩人備
借用事化無為有而無所拘泥也如此此絕句之妙也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地白風色寒雪片大如手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浪撫一張
琴虛栽五株柳空負頭上巾我於爾何有

賦也無絃琴五柳漉酒巾皆淵明所有淵明為彭澤令故借
以喻王歷陽也○言天寒宜飲酒而歷陽不飲酒歷陽即古
彭澤之令淵明也淵明於此而不飲酒甚為可笑則所畜之
琴所栽之柳所戴之巾皆為無用之長物矣爾淵明也吾於
爾而何有乎言與己不同也淵明本嗜酒而曰不飲酒者蓋
反其意以謔耳豈真謂淵明之不飲者乎此白之善於詞謔

也

獨坐敬亭山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賦也〇言我獨坐之時鳥飛雲散有若無情而不相親者獨有敬亭之山長相看而不相厭也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賦也〇花落月出而鳥還皆晚景也詩意冲澹而自適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紅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峯無人知所去愁對兩三松

賦也靄雲氣也所去所向之處也〇言尋道士不遇所見者

皆山中之景物日雖亭午而猶不聞鐘声則知主人之不在矣然又不知其所向之處我將倚松樹以俟猶憂其一時之未回也

憶東山

不到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賦也東山在金陵城東謝安舊遊處○李白在金陵嘗遊東山故別後而憶之也言我不到東山亦已久矣薔薇開花已幾度矣雲散之時明月復照於誰家乎言已之不在月若無所主也

秋夜獨坐懷故山

小隱慕安石遠遊學屈平天書訪江海雲卧起咸京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輦行誇胡新賦作諫獵短書成但奉紫霄顧非邀青

文名

賦也小隱隱陵藪也是王康琚詩謝安初盤桓東山及登台輔嘗有東山之志屈平作遠遊云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天書天子之書白嘗云天書美片善咸京咸陽也瑤池玉輦謂天子也誇胡者楊雄長楊賦序云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扶風發民人入南山捕禽獸輸長楊射熊館諫獵者楊雄羽獵賦序云聊因校獵賦以風之紫霄謂天子之所居也青史見前○李白秋夜獨坐而懷故山言我之初志慕安石之小隱効屈原之遠遊固無心於富貴也幸承天子訪士於江海之間我以布衣起赴咸京供奉翰林入則侍天子之内宴出則陪玉輦以遊行使力士以脫靴騎飛龍之廐馬恩寵極一時之盛矣又嘗奏頌一篇而帝為調羹進樂章十三

調而蒙加稱賞是猶楊雄作長楊之賦以誇胡因羽獵之辭以風諫但欲奉至尊之眷顧知片善之可美而已耳豈有意於求名哉

莊周空說劒墨翟恥論兵拙薄遂疎絕歸閒事耦耕顯無蒼生望空愛紫芝榮寥落暝霞色微茫舊壑情秋山綠蘿月今夕為誰明

莊子有說劒篇淮南子公輸子設攻宋之具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禦之弗得入乃輟而不攻耦耕並耕也蒼生望與紫芝俱見前○言不為當世之見用則我如莊周之說劒者為虛說如墨子之談兵者又恥言之矣乃以拙薄之資置於棄絕之地讒閒興而恩寵衰遂亦歸閒而事乎農桑也顧我非安石素無蒼生之望徒為四皓而空愛紫芝之榮

既不得高卧於東山而又不能忘情於商洛也吾之不歸故山亦已荒矣暝霞寂落而舊壑微茫故山綠蘿之月今夕為誰而明乎我之不在月侶無所主矣遥遥之思又安能已乎

對酒憶賀監 二首并序

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悵然有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今為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賦也四明山名今在紹興寧波界唐書賀知章字季真元宗時為太子賓客授秘書監晚節自放號四明狂客與陸象先善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鄙吝生矣金龜唐制帶上所懸之金龜也○此李白憶賀監也言四明有狂客者

乃風流之賀季真也於長安城中一見乎我即呼我為謫仙之人蓋謂我之才不世出超羣拔俗如仙人也李白初至京師知章見其蜀道難詩即呼曰子真謫仙人也傾蓋之間而相知之深如此昔好杯中之物嘗解所佩之金龜換酒與我同酌以罄平生之樂今則化為松下之塵而幽明遂相隔矣悵念疇昔潛然淚垂中心悽惝若何以為情乎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賜鑑湖水為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悽然傷我情

賦也山陰道士雖用羲之故事其實知章請為道士還鄉里曰道士迎者以類相從也初知章嘗夢遊帝居數夕寤乃請為道士回鄉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唐以天子壽日為千秋

節觀名千秋祝壽之所也　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鑑湖剡溪一曲○言知章旨歸於四明而天子敕賜鑑湖之一曲以為臺沼之樂知章今已已矣而舊宅為千秋觀者今尚存也存亦徒存而已矣觀中之人安在哉空有荷花生於湖水之中荷亦舊時之荷也夫始而歸也其榮如此既而亡也其淒涼若彼我亦舊人慨念疇昔杳然若夢而變幻於倏忽抑如何而不為之傷情乎

落日憶山中

雨後烟景綠晴天散餘霞東風隨春歸發我枝上花花落時欲暮見此令人嗟願遊名山去學道飛丹砂

賦也○此李白於落日之時而憶山中感景物之變而知春之易邁意欲遊山從仙以習修煉之術也○按此詩云遊山

學道而修丹砂者白之素志也然句法清新而順麗如東風隨春歸發我枝上花情思流動而天機呈露又非獨詞焉而已也

李詩選註卷之十二終